

乡音在风中回荡

——中国作协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活动走进陕西吴堡后记

文艺报记者 许莹 本报记者 杨惠文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哦，三盏盏的那个灯，哎呀带上的那个铃子哟，噢哇哇得的那个声……”信天游《赶牲灵》高亢的调子从柳青故居飘出，被黄土高原的长风托举，翻过千沟万壑，掠过层层梁峁，歌声唤起了苍茫厚土孕育的顽强生命意志，也见证着“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在吴堡的旷野里”活动的正式启动。

今年适逢柳青诞辰110周年。9月21日至24日，由中国作协主办的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活动走进柳青的故乡陕西吴堡，刘醒龙、东西、汤汤等作家深入柳青故居、柳青文化园、柳青书院、黄河东渡纪念地、中小学校等，通过作家授课、读者分享、编辑改稿、课堂交流、举办座谈会等丰富形式，让文学真正走进旷野、走到人民中间去。

在旷野上继续深耕

“事实证明，真正扎根人民的作品，无论沉埋多久，终将被时代重新发现。我们这次活动以

汤汤分享了初到吴堡的感受，并向“写给黄土地的信”作品征集活动中的6位优秀创作者代表赠送签名书籍。中国作协联部主任包宏烈与吴堡县委副书记、县长刘荣互赠书籍，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少年文艺》主编田俊代表集团向吴堡县委宣传部捐赠图书100册。中华文学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安亚斌向“育才图书室”赠牌。在同期举行的文学市集上，图书、刊物、文创、非遗、特产等一应俱全，吸引了众多群众与文学爱好者打卡留念。

随后，在柳青书院、柳青故居、学习书屋，刘醒龙、东西、汤汤分处三地同期展开“黄河边的文学对话”——读者交流会。半青半红的枣子缀满枣树，装点着柳青文化园的惬意秋光。作家们与读者并肩而坐，有问有答，闲话文学、土地与生活。

优质文学资源直抵基层

在山大沟深、耕地贫瘠的地



著名作家汤汤和读者们面对面交流

本报记者 梁曦摄

‘在吴堡的旷野里’为主题，就是要向柳青致以最深切的敬意，循着柳青的足迹，在这片旷野上继续深耕。”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在启动仪式上致辞表示，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来到吴堡，不仅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重新理解。柳青把自己变成了农民，然后才写出了农民，这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写作方式，在今天看来，依然有着震人心魄的力量。

启动仪式上，刘醒龙、东西、

方，文学的种子，一旦扎根于青少年，未来可能会长出参天大树。活动期间作家走进学校，为孩子们埋下文学的种子。

在“凤凰琴声满黄河”——文学公开课上，刘醒龙走进吴堡县龙岗高级中学，将自己的成长经历娓娓道来。他童年就读于乡村小学，幸运遇到一批好老师，小学阶段的教育给予他最重要的审美熏陶。高中毕业后他做了十年车工。“我文学创作最重要的训练，不是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完成



著名作家刘醒龙（右二）、东西（左二）、汤汤（右一）展示吴堡本土剪纸专家刘伟的肖像剪纸作品

本报记者 梁曦摄

的，而是在工厂时完成的。”他还谈到，经典并非凝固不变，而是在一代代读者的阅读之中不断生长。柳青写出了属于中国的希望：这份希望，蕴藏在普通劳动者身上。

在陕西师范大学吴堡实验学校“小鱼大河伴书声”——同上一堂课上，汤汤为孩子们带去题为“悬念和起伏——童话写作小诀窍”的课程。“为什么一个好故事能让人忍不住一页页翻下去？”汤汤从孩子们的阅读体验切入，抛出她的第一个写作诀窍：故事的开头要充满悬念。汤汤还分享了写作的“种子”。她说，《小鱼大河》的种子是现实中偶然看到的一条在浅滩努力上岸的鱼；《别去五厘米之外》的灵感来自草地上圆圆的一捏就弹出烟雾的小蘑菇；《水妖喀喀莎》源于一个换牙小女孩捂嘴的瞬间……“只要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发挥想象，就能让故事像植物一样生长。”

《少年文艺》主编田俊与《中国校园文学》副主编李娜走进吴堡县第二中学，在“校园文学之约——大语文公益课”上，她们鼓励同学们积极参加征文创作，大胆书写心声，展现少年才华，并梳理了不少切实有效的写作方法。

文字可以抵达语言的边界

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叩问语言的边界，书写失听、失明、失语者重建沟通的可能。这部作品藏着作家东西最真实的乡土记

忆，也成为他文学之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在活动期间举办的“塬上回响”——向内而写的文学课上，东西回顾了这部小说的成稿历程。“1994年年底回老家过年，姐姐告诉我村里来了一个聋哑人，他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一无所知，只是村里人喊他去割草，他却转头去锄地，他的行为同指令总是‘南辕北辙’，在村里停留了半个月后便走了。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好题材。创作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是一个不断向内行走的过程，我想通过小说去反映人的一种生活状态：看不见、说不出、听不到，却总是自以为在地‘看见和听见’，自以为在地回应他人。”1996年1月，《收获》杂志刊发了《没有语言的生活》。这部突破常规叙事、极具先锋质感的中篇小说先后斩获《小说选刊》1996年度优秀作品奖、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还被改编为电影与电视剧，成为东西文学创作路上的里程碑式作品。

本土诗人左右6岁因一场高烧与用药失误导致双耳失聪，他身处无声世界，却在寂静中以诗歌发出激越的生命回响。他读过很多遍《没有语言的生活》，也常将其推荐给身边的朋友。“这本书是我的知音，似乎写的就是我自己，我平时就是这样生活、这样同别人交流的。我从6岁到24岁这个阶段，基本上是不说话的。不是我说不想说，而是我想说却说不出，没有声音、说不清楚。”直到24岁，左右因为找工

作家专访



周瑄璞，中国作协会员，陕西文学院副院长。著有长篇小说《多湾》《日近长安远》《芬芳》等，中短篇小说集《曼琴的四月》《骊歌》《那人》等，在《人民文学》《十月》等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入选多项文学榜单。获柳青文学奖、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到人民中去，到生活中去

问：您能谈一下您的创作方向吗？

答：黄河奔腾不息地向前，脚下是坚实的陕北大地，带给我很多新的感悟。我多年来一直书写乡土题材，在文坛上经过不断地摸索，找到了自己的写作根据地，就是我的出生地——河南乡村。乡村是文学创作的沃土，在土地上旺盛生长的不仅有作物，更有生生不息的文学，所以我近年来经常回到家乡，写了很多乡土题材的作品。我从2008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多湾》，历经多次删改，最终于2015年年底出版，好评如潮。《多湾》的成功，让我意识到，家乡土地，是一个文学创作的富矿。

参加这次活动，来到柳青的故乡，参观了柳青文化园，也更

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就是作家要找到自己的写作根据地，作家要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书写生生不息的大地。

问：结合您的写作经历，您认为新大众文艺概念的产生与发展如何影响基层创作者？

答：小说无论为谁，都是在书写作家的生命记忆，以及她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她心灵所抵达的境界。最近我们提出的新大众文艺写作，它关注到各行各业的写作爱好者，这是一个很好的变化。这一概念的提出，让祖国大地上四面八方的人们，只要爱好文学，都可以拿起笔来，记录自己的生活，这种创作是开放的、自主的、包容的。作家就是要到生活中去、到人民中去，拥抱扑面而来的新鲜体验。



杨遥，中国作协会员、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文学硕士。出版《太阳离弦》《大地》《二弟的碉堡》《流年》《村逝》等多部作品。曾获赵树理文学奖、第九届和第二十届十月文学奖、第十届《上海文学》奖、《小说选刊》奖等。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让文学赋能乡村振兴

问：您能浅谈一下山西文学的发展现状，以及文学如何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

答：首先它门类齐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评论，每个领域都有非常好的作家。其次，山西文学的梯队比较整齐，每一代作家中都有比较优秀的人才，人们提到山西，就觉得那是个产作家的地方。尤其是这几年，山西出现了科幻作家刘慈欣，具有世界级的影响力。山西的现代作家也非常厉害，比如赵树理，还有当下一批年轻的作家，像今年刚获鲁迅文学奖的张锐锋、张二棍等都非常优秀。

文学能够吸引人、感染人，它是有力量的，就像旁边的黄河一样汹涌澎湃、充满力量。一个地域假如有了好的作家，它就能

吸引更多目光，而现在关注、流量就是经济，当人们更多地关注这片土地，这里的发展可能会多一些机会。另一方面，文学作为各种艺术的母本，转化之后也会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比如像刘慈欣的《流浪地球》改编成系列电影，两部作品票房都高达几十亿元，这也能给县域经济带来很大的发展。

问：请您向文艺工作者提一些建议，如何让文学创作更加鲜活？

答：我认为编辑要经常深入基层，从广阔的县域里挖掘热爱文学、培养热爱文学的作者，当作者队伍壮大之后，文学就会更容易繁荣兴盛。对作者来说，应该诚实地去写作，好好阅读、好好思考，尽可能地用心去体察生活，把自己熟悉的内容写好。

作、教小朋友写诗才重新开始练习开口说话，这本书陪他度过了人生中无数孤独寂静的夜晚。左右说，他拿到签名书的那晚，整宿都在回想这件事。东西紧紧握着他的手，鼓励其继续写下去，“当年我虽然能讲出来，但是我的内心也有讲不出、看不到、听不见的时候，所以我们讲，文字可以沟通一切。”

“一切归根于生活”

“对于作家，一切归根于生活。”这是柳青在即将开始创作《在旷野里》的时候说的话。“柳青留下《种谷记》《铜墙铁壁》《在旷野里》《创业史》等，核心不仅在于‘写了什么’，更在于‘怎么和生活发生关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辉认为，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要在人民群众的旷野里建立自己的生活和创作根据地，这对今天的文学写作者而言，仍旧是颠扑不破的硬道理。

1952年，时任陕西长安县委副书记的柳青为深入生活，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在皇甫村一蹲就是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在那里，他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有人这样描述：“和关中农民一样，他剃了光头，冬天戴毡帽，夏天戴草帽，矮瘦的身材，黧黑的脸膛，穿对襟袄、中式裤、纳底布鞋。白天他在地头体会农民耕锄，晚上他叼着农民的旱烟锅开会聊天……在庄稼人堆里，谁能分辨出他竟是个作家？”

“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就先塑造自己。”今天的写作者如何把这种精神接过来、用起来？活动期间，“和人民一起前行”——柳青精神的时代跨越与当代践行座谈会在张家山镇政府会议室举行。

作家周瑄璞四十年来一直生活在西安，但是一提到农村，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家乡河南的农村。经由《多湾》和《芬芳》，她找到了自己的写作根据地，在书中尽力书写河南农村生活中的细节与中原大地上的生命。“我感受最深的是，近五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走向了富强，而乡村也并没有落伍。乡村的人们，从未停止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让更多人喜欢和从事文学

暮色降临，文学的对话从面向文学爱好者与广大读者的畅谈，转向沉静仔细的文本雕琢。“从初稿到佳作”——编辑手把手改稿会现场气氛热烈。改稿会一直进行到晚上9点多，作者们就像海绵，只待汲取专业的文学养分。

基层作者木叶是吴堡本地人，后来到了榆林教育系统工作，这是她第一次鼓起勇气，写了一篇关于传承柳青精神的文章。她坦言，改稿会上，编辑老师给予她关于不同写作篇幅与主题立意的点拨，让她受益匪浅，“如果说之前是在隧道中独自摸索，这次改稿会仿佛让我见到了隧道口的曙光。”

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杨遥被文学爱好者的热情深深打动，“文学改稿会上面对的都是基层作者，他们对文学怀着极大热忱。有一位老作家曾经是一名化学老师，他说我写作品是因为喜欢文学，并不一定要发表。”杨遥感到，文学进“县”场的意义正在于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文学、继续从事文学，像革命火种一样星火燎原。

作为中国作协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活动的第11站，此次活动充分挖掘地域特色，还精心设置了“文学面对面”——空心挂面非遗体验、“青梨树下，落笔生花”——跟着作家学写作、“黄河咏怀·东渡致敬”——走读吴堡三大特色环节，让吴堡的黄河风物、乡土美景、非遗底蕴与文学深度相拥、双向赋能。

晨光微熹，载着嘉宾离开的大巴车穿行在沟壑纵横的黄土地上，沿途中缀满枝头的枣子孕育着甜甜的滋味，高粱、玉米和谷子铺满山间谷底，厚重朴实的西北乡音在风中回荡，文学在旷野里蓬勃生长。



感应地域文化描写生动现实

问：在您看来，陕西文学的发展对乡村振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答：新时代以来，陕西文学蓬勃发展，尤其是前年，《延河》杂志首倡“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人民大众的文艺创作与活动得到了更多关注，这极大地带动了整个陕西基层的写作热情。对于县域基层作者来说，他们积极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创作的作品都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点，以及浓厚的烟火气。而且由于不同地域的山川风貌和风土人情都不一样，所以这些基层作者的作品呈现出题材丰富、影响广泛的特点。

问：新大众文艺的作者是如何深入乡村，更好地贴近人民、

贴近生活的？您对这些创作者有什么寄语？

答：新大众文艺的写作者本身就在具体的生活当中，他们将自己的生活现状和经验与地域文化和历史传统关联起来，写出了更具开阔性，也更有时代和文化意味的一些作品。

新媒介为新大众文艺提供了非常多的可能性，对于文艺创作者、研究者来说，则要打通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使新元素、新观念为我所用，使新大众文艺创作走向高峰。

期待创作者能够充分感应深厚的地域文化和丰富复杂的历史文化传统，将创作视野向广阔的生活敞开，去描写我们这个时代生动的现实。

（图/文 本报记者 杨惠文）